

地獄谷

〔日〕三浦綾子 著

李佳羽 译

必克新



同

坡 道

这是一条变成S形的漫长坡道。一侧的山白竹被风吹得沙沙作响，在五月早晨的阳光照射下，几片竹叶象刀刃一样发出耀眼的光芒。

杉浦悠二忍受着皮鞋夹脚的疼痛，艰难地顺着干硬的坡道向上走去。时间刚到七点半，街上行人稀少，一辆画有阿Q婆啃食面包图案的浅蓝色面包房汽车，从悠二身边擦过，很快就消失在坡下了。

平坦的土岗上空，飘浮着一片白云。这块土岗曾是旧陆军的练兵场，被称做春光台，面积足有六百公顷大。这里的学校包括杉浦悠二今天就要到任的私立北荣中学等五所分散在各处。公寓、住宅等也不断在增加着。

坡道尽头的右侧有一座高大的神社石碑坊，院内的茂密树丛正吐着烟雾般的黄绿幼芽，几棵半开的樱花显得羞羞答答。角落里那座小神堂的朱红颜色更是鲜艳夺目。

神社石碑坊的对面，有一片写着“客栈”的小店，挨着它的便是一幢整洁的二楼楼房，房门上挂着红色卷烟招牌，是个铺子。悠二发觉他的纸烟抽光了，便走进铺子。

这是一所四间门面房三间内宅的清静小店，两个白色冰柜，在晨光下，射出通亮的光，一排排牛奶瓶子整齐地

摆放在玻璃罩电冰箱里。馅面包和牛奶面包象小山一样在亮匣里堆放着，不见有人。

“屋里有人吗？”悠二朝里边大声呼唤。

有人从电冰箱后边搭话边探出头来，“啊哟！是哪位？好大的嗓门！”原来是位口齿伶俐、有着一副细长乌黑眼睛、爽朗笑着的二十三四岁的女性。“啊呀，请原谅！我以为是常来这里的学生们……”她穿着一件绿色罩衫，外面披着蓝色工作服，缩了缩脖子说。给人的印象还不错，只是觉得她似乎有点儿任性。“不过您的嗓音的确很高，尽管那是非常悦耳的……”说话间，一少年无精打采地走进店里。

“一郎，今天早饭又晚啦？”年轻女性快活地问他。少年并不回答，拿起面包和牛奶，放下钱就走出去了。悠二想：这个浓眉少年倒象个聪明人，只是过于阴沉。他买了一包“弧光”牌香烟，随口问道：

“那就是他的早饭？”杉浦悠二目送挟着面包和牛奶的少年背影，边给香烟点火。

“是啊……”女人还想说什么，但似乎又改变了主意，闭上了嘴。

“欢迎光临！”一个身穿和服，外面套着白色罩衫的妇女，用手分开内宅通向店堂的珠串门帘走了出来。她雍容文雅，目光冷淡，加上那丰润的肌肤，给人留下很深印象。悠二边走出店边猜测，她比那个披着工作服的可能要大上五岁左右。

悠二想，以后每天早晨就来这里买香烟。于是，因学期中间转勤到这所新学校来的那股牢骚、怨气似乎不翼而飞了。不论是面带任性的年轻女性，还是有着一双冷淡眼睛的那个妇女，都有她们各自的引人之处……悠二朝旭川的市区。

市街从岗下一直延伸到很远很远，围绕上川盆地起伏的山峦，呈现出一片淡紫色。

“八点半为你举行欢迎仪式……”悠二想着矶部校长昨天晚上叮嘱的话，走进神社院内。

刚才看见的那个少年，正坐在小神堂的朱门前吃着面包。看样子象初中三年级学生，也许是高中生。

少年低垂着头，默默地啃着面包，那种吃法实在不象个食欲正旺的少年。他仿佛在啃吃木片，丝毫没香味，带几分自暴自弃的神情。悠二朝少年信步走去。身旁小橡树根部的青苔在融融的晨光下，天鹅绒般波动着柔软的光泽。少年见悠二渐渐走进，脸上出现几分戒备神态，但随即变成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小同学，这地方满不错嘛！”

“……”

悠二看看少年的领角。那里缝着悠二要去的北荣中学三年级的徽记。

“你常在这儿吃面包吗？”悠二充满体贴地问道。少年嘟起嘴巴把身体扭向一旁。

“是吗？实在对不起！”悠二举起一只手，离开了少年。悠二将要担任三年级的班主任。

陈旧的正殿门前有四五只麻雀正在觅食，听见悠二的脚步声，噗地一下全飞了。悠二心里一动：人和麻雀似乎都不欢迎我。不由得苦笑了。

通向杂树林有一条弯度缓慢的羊肠坡道。悠二被树影交错的美丽景致所吸引，顺着小道走上坡去。

米箱 “好啦，你瞧着吧，这回准抓住你！”一个悦耳的男童声

吵吵嚷嚷。

悠二边走边观赏着白桦树和谷地桂树根部密生着的山白竹浓绿叶片。不知哪里有一只三光鸟唱着“月亮、太阳、星。”

“好啦，你瞧着吧，这回准抓住你！”还是那个男童声。到底是什么呢？悠二朝周围环视了一下。一条一步就能跨过去的清澈小溪里，一个六岁左右的男孩好象在捉泥鳅。男孩并未注意到悠二，他皮肤白皙，好象宫廷里摆着的布娃娃一样可爱。他咬紧小红唇，探步在溪水里，弯着腰，目不转睛地盯着水面，象在参加学术讨论会那么严肃。向前走上一两步，便把“日本”毛巾沉向水底。然而他什么也没捞到，男孩又专注地开始在水中寻找。

“好啦，你瞧着吧，这回准抓住你！”正当男孩第三次清楚地重复这句话时，悠二被他的认真态度逗乐了。

“好啦，你瞧着吧，这回准抓住你！”悠二也大声重复这句话。男孩吃惊地转过身来，那双眼睛显得更加严肃。悠二迈过小溪，从男孩手里接过毛巾。

“不怕水凉吗？小鬼。”

“嗯，凉。”男孩看看自己冻得荞麦根一样的红腿笑着说。是张惹人喜欢的小脸。

悠二展开毛巾，嗖地一下擦向水底。立刻，有两条泥鳅进入毛巾里。

“啊呀，真棒，叔叔！”男孩拍起小手。

“是啊，给你当个徒弟还行吧？”

悠二用一只手从水里抱起男孩。男孩抬起头，重新审视眼前这个身材很高，脸蛋刮得发青的陌生男人。

“想不到叔叔还很英俊呢。”

“你明白英俊是什么意思吗？”

“知道！敬子老师看电视时常说：那人真英俊！”

“敬子老师？”

“嗯，敬子老师，很早以前就住在我家。”

“噢，你叫什么名字？”

“我？我叫川上和夫。和就是和平的和……”

“原来是和平的和。这名字好哇！是你母亲给你起的？”

“我没有母亲，只有妈妈。”

“母亲和妈妈是一回事儿！”

“嗯，是真的？母亲和妈妈是一回事儿，那多没意思呀！”

男孩仿佛很失望地念叨着。

清澈的小溪底，闪烁着早晨的阳光。小和夫的失望不知为什么，触动了悠二的心。他无意地往旁一看，河柳下放着一个黑色小书包。

“小和夫是一年级学生？”

“嗯，我是一年级学生。”和夫向蒲公英花丛伸出脚去，边穿红短袜边说。

“去学校之前，总是来这里捉泥鳅吗？”

“是，回来时也捉。”

“老师没告诉你别‘吃路边草’（边走边玩）吗？”悠二想到自己也正在这里“吃路边草”不由得笑了。

“老师说啦，所以我一次也没薅过路边草。”和夫天真地说。

“你听我说，和夫！‘吃路边草’的意思是指在上学途中捉鱼啦，闲游逛啦什么的。”

“唔，这么说捉鱼也算‘吃路边草’喽？糟糕！”和夫慌

忙拉过书包，可能因为挂钩开了，书、笔记本和图画纸从书包里抖落出来，洒在蒲公英上。

“等等，让我看看那些图画！”和夫顺从地把图画递到悠二手里。“噢，画的满有趣嘛，都是些什么呢？”红的、绿的、黄的各种颜色，粗粗细细的线条纠缠在一起，给人一种热闹而忧伤的感觉。

“叔叔，是真的有趣？”

“当然，当然，太有趣啦。不过都是些什么呢？”

“是庙会的画。”

“庙会？唔，不错。”经他这么一说，悠二也觉得这里的热闹和忧伤，是庙会的气氛。

“粉红色是棉花糖，茶色是炒海螺的味，褐色是杂技的味，还有紫色是马戏乐队的音乐声，灰色是摩托车曲艺的乐器声。”和夫一本正经，象回答老师提问似地极其流畅。

“是啊，太有意思啦！”

“不过，叔叔，老师说：‘这幅庙会画应该把人和店铺都画上。’还说，这样的一幅画可不容易画。”

“唔。”

“同学们都说这是‘小傻瓜’的画，说我是小傻瓜！”他歪着头，脸上露出忧伤的神情。

“他们说你是小傻瓜？没有的事，你很聪明。”和夫听了悠二斩钉截铁的肯定，不由得微微微笑了。

“叔叔，这是真话？我不是傻瓜？”

“你是个绝对聪明的孩子！”

悠二看了看表，已经八点十分多了。便拉起和夫的手，沿着小河走去。远处又传来了三光鸟的叫声。

“知道那鸟在说什么吗？”

“不，不知道。”

“我告诉你，它在叫：月亮、太阳、星。”和夫皱起浓眉，仔细辨听起来。

“噢，是啦。一点不错，叔叔。”和夫高兴地叫着，并模仿鸟鸣。

“听我说，叔叔。”

“什么事？”

“不，没有事。”走了几步，和夫又说。

“什么事？”

“我想，说不定叔叔就是我爸爸？”

“你的？你没有爸爸吗？”

“嗯，听说他很久以前就死了。”

“唔，可太遗憾了！”悠二望着这张宫廷布娃娃一样的脸，用力握住了他的小手。

“叔叔昨天刚从札幌来。叔叔既没有媳妇也没有孩子。”

“从札幌？”和夫的脸上突然现出兴奋。“札幌吗？旭川、近文、伊纳、神居古潭、纳内……”和夫一口气说出了直到札幌的车站名。“对吧，叔叔是从札幌来的？”他笑着问。悠二不由停住脚步，不解地盯住了和夫的脸。这个连母亲和妈妈是同一概念都不懂得的幼儿竟能背诵出从旭川到札幌的二十几个车站名字，这可不是寻常的事。悠二刚想说什么，和夫又说话了。

“叔叔，你要到坡上去？我们学校在那边，离这老远老远啦，by，by！”小手从悠二的手中挣脱出去。

“byby，走路要小心！”悠二看了看表，还有十多分钟，参

加欢迎会完全来得及，心里想着便又顺着刚才上坡的路继续前进。

“喂——，叔叔！”不大功夫，和夫从身后喊。“喂——！”

悠二转过身来。大约在一百五十米远和地方，只见和夫往高窜跳了两次，紧接着，好象瘫痪了似的原地蹲坐下去了。

悠二朝突然站不起来的和夫喊道：

“喂——！你怎么啦——？”

和夫稍稍扬了扬头，似乎不能站起。悠二看表，倘若直接去学校，足以赶上欢迎会，若去和夫那里就非迟到不可了。杉浦悠二往四下望了望，假若有谁从这里路过，也好把和夫的事托付给他。悠二又大声问了一次。

“喂——！你怎么啦——？”

和夫还没站起来。是肚子疼？还是伤了脚？离这么远根本无法弄清。若在平时，倒也算不了什么，可今天是悠二头一天上班的日子，再说还有欢迎会。

“别忘了欢迎会从八点半开始。”

悠二想起了矶部校长昨晚的一再叮嘱，想到全校学生会列队等候欢迎自己，心里很不安。悠二还是朝和夫奔了过去。即使迟到，也并不涉及谁的性命问题。可现在，小和夫也许正被激烈的腹痛折磨着，不应为之而有瞬间的犹豫。悠二全速跑去，可不合脚的皮鞋，怎么也不让他跑快。

“怎么啦，小和夫？”悠二来到和夫身边时，和夫正皱着眉头抹眼泪。

“叔叔，我的脚疼。”

“脚疼？在哪儿，让我看看！”悠二凭肉眼，什么伤也没

看出来。

“站起来试试！”拉着和夫的两手，悠二想让他站起来，可和夫立刻又瘫倒下去。“究竟是怎么回事？”此时，来不及参加欢迎会是在所难免了。悠二仔细一看，在和夫的脚底下，有一个拳头大小的坑，看上去曾经埋过石头。

“小和夫，是不是你的脚插进这个坑里了？”

“嗯，刚才，我想向叔叔说再见，脚就疼了。”

“是吗？你往上跳时，脚掉进这坑里啦，真糟糕！”悠二背起和夫。“真可怜，疼吧？你家在哪儿？”悠二想：但愿不是趾骨脱臼，如果是扭伤，休息一周便可痊愈，要是脱臼，那可就麻烦了。

“这边！”和夫把脸蛋紧贴在悠二背上，悠二按他指点的方向走去。

“啊？！叔叔，不是这边，是那边！我家是坡上那个小店！”走了二三百米之后，和夫抬起头惊讶地说。

走了二三百米的冤枉路，听说走错了方向，杉浦悠二觉得有点丧气。

“坡上那个小店是不是卖香烟和面包的？”

“就是那儿！”

“神社对过那个小店？”悠二不得不再次问清，倘若再走错了就会迟到一小时了。

“嗯，神社对过。”和夫说完，悠二把他向上掂了一下，迈开大步朝坡上奔去。悠二想，这孩子原来是那个皮肤白皙、性情冷漠女人的孩子。于是，悠二脑袋里试图比较起和夫的小脸和珠串门帘后走出来的那个女人的脸。肤色白皙这点很相像，但脸型可不完全一致。孩子说父亲很久以前就死了，这

么说来她是个寡妇。不知为什么，悠二觉得心里有股热乎乎的东西在往上涌。

路上，活泼的小和夫却显得很安静。也许因为脚疼，他把脸紧紧地贴在悠二背上。

“小和夫，脚疼吗？”

“嗯，有点疼。”和夫说完又一声不吱了。和夫的体温传给了悠二。悠二想起刚才和夫的话：我想，说不定叔叔就是我的爸爸？

站在小店前，悠二重新打量了那块牌匾。窄小的浅黄色招牌两端，横写着面包、香烟、工艺品、文具等小字，正中间有“川上商店”四个粗体大字。

悠二走进店里时，那个穿和服的妇女正同一个二十几岁的店员开启纸箱子。

“欢迎光临！”女人说完直起腰，瞥见悠二的背上，猛地一惊，脸色大变。

“啊呀，和夫……”

“不要紧，他好象扭伤了脚，我把他带回来了。”女人急忙跑过来从悠二背上抱下和夫，忙乱中，手腕轻轻碰了悠二的手一下，悠二嗅到了一种沁人心脾的香料味。

“哎呀！承蒙关照，真让人过意不去。”

相距得近，悠二越发感觉到这位妇人容貌的艳丽。悠二简短地介绍了与和夫的相遇及自己的身份。

“啊，是吗，那么……”没等女人说完话，悠二已经走出了店门。

正 门

校园里没有一棵老树。五年前北荣中学建校时栽种的那些纤弱的小白桦树，现在正婷婷站立在发白的粘土运动场四周。背靠小树，是一座门字型淡黄色三层楼校舍。一切给人以医院的印象。

一只黑毛大野狗从大门溜了进来，扬头看了看开着窗子的校舍，伸了个懒腰。春天的太阳照得校舍正面的玻璃闪闪发光。南风吹得人暖洋洋的。大野狗朝一棵吐绿的白桦树抬起一条腿，立刻，那里也闪耀出春日的光芒。

野狗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悠二好不容易才赶到学校。校舍内纷扰嘈杂，不知何处传来阵阵钢琴声。显然，该办的事，已经晚了。要是人们还聚在礼堂等着欢迎自己，就不会有这种嘈杂。时间已是八点四十五分，迟到十五分钟，看上去，各个教室都开始上课了。

悠二跑步进了学校大门。皮鞋踏在洒过水的水泥地面上，响起格外清脆的声音。悠二深深吐了口气。大门正中陈放着一块颜体“理即道也”的大字匾额，匾额之下是两楼多粗、黑重沉稳的神居古潭石底座。右侧收发室小窗忽啦一下打开了，探出一个剪着短发的少女的脸。悠二道了姓名，并说要见校长。少女点头一笑。

趁少女尚未转来，悠二站在门厅里，不得不准备接受到任之初校长的训斥了。在过去八年的工作里，悠二还从没见过哪个教师在参加欢迎仪式时迟到。这种事情要是碰上原先学校那个校长，他准会说：

“算啦，我不听你那套分辩。因为分辩多半意味着谎话！”于是，一句也不听解释，只给你一顿苛刻的训斥。要是遇上再以前公立中学那个校长呢，他会以晓事体谅的笑脸适当宽恕这件事，然后铭刻在心，每逢遇到一个什么机会，就翻开老帐，张口闭口：

“那次呀，你可太……”

这里的校长会怎么说呢？反正是迟到了，应由自己负责，坦率认错乃是理所应当，不必计较别人。

收发室的少女转回来，把悠二引到校长室。一敲门，屋里传出说话声：

“请进！你是怎么啦？”随着话音，门开了，昨晚身着和服的矶部校长，穿了一套灰色西服出现在眼前，简直让人不敢认了。

校长室很宽敞，颇似某大公司的总经理室，豪华气派。天棚中央悬挂着百合花丛生的枝形吊灯。校长座位后面的饰架上，装饰着海蓝色的古瓷瓶和舞狮子的偶人等物品。

“来，坐下谈。”校长指了指摆着各种颜色靠背座垫的沙发，那是围成一圈的五个长度相同的沙发。

“刚刚就职就迟到，实在对不起！”悠二站在一边恭恭敬敬地表示歉意。

“不必，不必。生活嘛，到任之日也可能头疼脑热。现代生活里，说不定还会遇上交通事故一类的麻烦事儿！”

悠二吃惊地抬起头，他本打算接受一次狠狠的训斥。昨晚到矶部校长家拜访时，正赶上他在喝酒，态度也很好，悠二以为那不过是酒劲的作用。可今天这是怎么回事呢？悠二想起了昨晚矶部校长讲过的话：

“我是个不怎么懂事的人，但从来不说合情理的话。因为我喜欢‘理即道也’这句话。”

“不，老实说，上班路上我以为时间足够，就溜溜跹跹也没抓紧，是我自己错了。”然后，悠二把事情一五一十讲了出来。

“你瞧，这只能怪路不好。要是那条路铺上柏油，那孩子决不会因为跳一跳就扭伤了脚，当然你也不会迟到。”校长大声笑了。一股暖流涌上悠二心里。“倘若你只为参加欢迎会不迟到，丢下那孩子不管，这样的教员可真该狠狠批评呢！好啦，第一节课我给你安排了个‘班会’，还刚刚上课，咱们到教室去吧！噢，等一等，你是跑着来的，也许口渴了。”校长按了一下桌上的自动电话钮，吩咐道：

“给我倒杯凉茶来，越快越好！”一个生机勃勃的年轻女性的答应声传了出来。

敲门进来的是个穿着鲜艳的蓝色套装的年轻女教师。

“哎呀？！”施了一礼抬起头来的女教师小声惊呼了一声。

“怎么啦，寺西老师？”

“这位先生今天早晨很早就到我们店里买过香烟。”答话的原来是小店里那个穿蓝色工作服的年轻女性。

通往教室是一条长长的走廊，地面铺着奶油和咖啡色的瓷砖并且不时还镶嵌着点点绿色让人感到清新而明快。悠二

走在矶部校长身后，仍然沉浸在刚才的感动中。初次上班就没能准时，就象大年初一干了一件不如意的事一样感到别扭。然而，矶部校长却能理解人，体谅和袒护了自己，不知为何，悠二觉得今后在北荣中学的生活将会很有意义。当然，不该先想着顺心事，最起码这位校长会在许多方面庇护自己。做事固然不是专为校长个人，但同什么人一起工作，是很重要的。透过走廊的玻璃窗，远处鹰栖村群山依稀可见。

悠二任课的三年级A班教室在二楼，面朝南。校长在前三走进教室，吵嚷着的学生们变得鸦雀无声，集中了视线迎接他们。校长简短而风趣地介绍：

“这位就是杉浦悠二老师，今天在上班途中为了照看一个受了伤的人而来晚了。他可不是那种睡懒觉的人。今天的第一节课程请大家听一听他的施政演说吧！”说完，走出去了。

“我叫杉浦悠二。”悠二在黑板上大大地写出了自己的名字。“悠二的悠是悠然自得的悠。老师今天来晚并不是因为悠悠乎睡了懒觉的缘故，请大家原谅！”说着悠二躬身施礼，随着友善的笑声，学生们报以鼓掌。

“谢谢！名字这东西还真有点儿古怪。据说名字前面加个‘不’字，才象他本人。譬如说，老师也很希望自己能成一个悠悠然胸怀宽阔的人，但是有时候却真的心胸狭窄，装不住事儿。请多关照！”学生们哄然大笑。

“叫‘正’的人，加上一个‘不’字，就叫不正。良子之上加一个‘不’字，就成为不良子。我希望你们不要成为加上‘不’字那样的人。大家试试在自己的名字上加上‘不’字，会怎样呢？”话音刚落，最前排一个身体纤细的女生举起了手。

“老师，我的名上最好加一个‘不’字。”

“你叫什么名字？”

“小林乱子。乱就是混乱的乱。”

“唔，有道理。那么你将成为‘不乱’了。”悠二很同情这个女生。小林乱子又解释：报户口时，爷爷把‘兰’字写成‘乱’字了。

“下一步我想听一听每个人的愿望。将来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什么？”悠二认为：听一听他们的志向，对于自己的学生们，至少会有个初步的了解。许多人脸上现出困惑的神色。但有一个人很快举起了手。

“回答之前请报一下名字。”

那个半起半坐举着手的男学生站了起来。

“我叫大川松夫。我想当个象苏联大马戏团团长那样的人。”

“噢，那么理由呢？”

“是因为：能够揭开魔术的奥秘。还有，身边经常有美人陪伴着。”大川松夫一本正经地回答。男学生们开心地哄笑，女学生们则不以为然地窃窃私语。

“唔，有道理！身边能经常有美人陪伴着，老师也认为这事儿不坏嘛！”

一个马戏团的团长若让美人迷住，他的工作可干不好。但悠二认为大川松夫敢说真话的开朗性格还是值得肯定的。也许是大川松夫的发言，解除了学生们的困惑，接着又有几个人举起了手。悠二示意让最前排的一个女学生说。

“我叫佐佐木隆子。我想当一名整肢学园的教师。”

“噢，为什么？”

佐佐木隆子站起来的时候，只有小学四年级学生那么高。

但她表达起来，感情充沛，口齿伶俐，颇有朝气。

“是的，因为我身材矮，也许将来不会有人娶我作妻子。要是在整肢学园的残废人中，不管我多么矮，也不会有人瞧不起我。所以，我想一辈子在那里当教师。”

“肯定有人要你！”有人奚落道。学生们一齐哄笑了。佐佐木隆子转身朝说话人方向若无其事地说

“谢谢你！”

“说得对。佐佐木同学正在发育期，怎么能说将来没人娶呢？这种断言为时过早。不是有很多人上了高中以后身体才猛长的吗？”

悠二深深体会到矮小的佐佐木隆子的苦恼，同时又发现了她不屈服的性格。

“我叫山田健一。”

一个剃光头的学生没待指名便忽地站了起来。

“我要象肖维泽^{〔注〕}那样到未开垦的土地去，同没开化的人交朋友。”

“老师，我也要当肖维泽那样的人。”一个脸庞黑黑的学生噘起小嘴说。作为中学三年级学生，他的发言方式显得非常幼稚。

“噢，你也要？那太好啦！可是，你叫什么名字呀？”

“我叫冲勇。我也想象山田同学那样到未垦的土地上去。”

冲勇的坐位在山田健一身后，看样子他很佩服山田。一

〔注〕肖维泽 schweitzer Albert 1875—1965。法国神学家，哲学家，医生。在非洲黑人中从事医疗和传播基督教活动，被称为“非洲圣者”。1952年获诺贝尔和平奖。他的著作有《文化哲学》等。